

韩剧



精品

05

*All About Eve*

又名：爱上女主播

# 夏娃的诱惑



恨情愁，哪一个才是你会爱上的夏娃

【韩】朴志贤 尹晨伊 译

# 夏娃的诱惑

*All About Eve*

又名《爱上女主播》



原著剧本·朴志贤  
小说改编·尹晨伊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夏娃的诱惑 ©2001 by Park, Ji-hyun/Shin Won Agency Co.  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 Won Agency Co.,  
Seoul.

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©2001 by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-  
lation Press.

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

夏娃的诱惑/(韩)朴志贤原著;尹晨伊编译,-  
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2.1

ISBN 7-80109-532-4

I.夏… II.①朴… ②尹… III.电视文学剧本-  
韩国-当代 IV.I312.6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94499号

---

出版发行: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(100032)

电 话:66521152 66521270(编辑部)

66171396(发行部)

E m a i l : cctp \_ edit@sina. 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ctp.com.cn>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11.25

版 次:200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3.00

---

# 1

如阳光般灿烂的女孩，善美的爱心能在不知不觉中温暖每个人的心；她像那冬日煦阳般付出她温暖的笑容，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个从小就失去母亲照顾的孩子。



蓝得不能再蓝的晴空，雾都伦敦难得有这样的天气，天空竟然连一丝乌云也没有。尹翔泽踩着轻便的单车悠游购物，随身听里播放出轻快的音乐。他停下车，面包烘焙屋发出香气吸引着他，他停下车买面包。

这是他来到剑桥的第几年了？他笑了笑，已经懒得去算了。

时间过得可真快，在当年盛行留学潮就到伦敦求学的孩子，转眼也长成高大英挺的男人了；走出店外，路人们赞叹地看看这帅气非常的异国男子。

再度骑上单车，他朝着注视的目光点头微笑，经过这么多年，他虽已经习惯他人的注目，却仍不习惯人们欣赏的目光。

当地人一定不常见到东方面孔吧！翔泽心里想着。

如此晴朗的天气一年难见几回！他吹着口哨一路流畅地骑回自己的住所，还没放下食物，就顺手按下答录机的开关……

“尹翔泽，是我……刘永希，你怎么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，你该不会是太用功，晕倒了吧……”听到这儿翔泽忍不住笑了，永希的语气还是没变。

相貌温婉典雅的永希和翔泽已结识多年，永希在毕业后即进入人文集团旗下的 MBS 电视台，而翔泽的父亲是文荣集团董事长。

目前已有机会担任新闻主播的永希，在双方家长眼中与翔泽不但是青梅竹马，且早已默许他们为一对；不过……

翔泽并无意听从父亲摆布，他对自己的人生另有意见，对永希也只有友情。“对了，你妈好像很累的样子…你打通电话给她嘛！再见。”

他忙于整理的手停顿片刻，妈妈……她还好吧！仍等着父亲回心转意吗？

“我是爸爸，这段时间为什么没跟家里联络，翔泽，你妈妈她……”

他厌恶地听着父亲的留言，他并不是没跟家里联络，而是没跟他连络，翔泽不愿再听父亲的声音，他甩上柜子门，走上前想截断留言……

“她，已经过世了，听到留言之后……立刻回来吧！”

这突然的噩耗让他僵住，他缓缓地在沙发坐下。怎么会？

看着墓前的照片，可怜的母亲，就连在最后……她仍是盼着父亲回头吧！

总算，在她的葬礼，他……出现了。

主内的弟兄姊妹们，

在此，我们埋葬了这位姐妹的肉体，使她再度回归土中。

哀荣倍至的丧礼对她已不具任何意义了，往事一幕幕出现，慈爱的母亲却已躺卧在冰冷的土中。

翔泽觉得心痛，在外人眼中她是一个名门淑媛，什么也不缺；但是……

她的生活却是那么痛苦不堪。

肉体虽然已死，但是姐妹的灵魂却得到了永生，

我们将我们的姐妹托付给耶稣基督。

照片中的母亲看起来已平静了，但翔泽似乎还能看到笑着陪自己弹琴的她，在夜里痛苦等待风流丈夫的她，以及……

哭求父亲不要抛弃他们的她。

母亲难过的表情历历在目，翔泽一时悲从中来，毫不掩饰地痛哭出声。

到遥远的地方去吧！别再让藏在这里的痛苦给认出。

愿耶稣基督带领她走向光明之路。

直到永远。

是的，走向光明之路直到永远。

翔泽不能控制自己地哭泣着，他应该替她高兴，她已经解脱了，他很明白……她的痛苦仅有如此才能解脱！

任由泪水滴在她坟前的土地上，翔泽轻轻地向母亲作最后的告别。

别了，我最亲爱的母亲……

再见了。

结束了丧礼，翔泽的心情低落到极点。他和父亲回到家里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人，那占了他母亲位置的女人。

母亲走了，她终于得逞了？现在母亲不仅是名分，连家也拱手让人了？

“要不要帮你放洗澡水？”她说。

“你不用管我。”他冷淡地走进去。

回到房里，他坐在床上独自收拾着行李，在这种时候，他一刻也不想多留，没有了母亲，这里已不是他的家。

父亲出现在门口，“让我们谈一谈。”

“恭喜你，这下你可轻松了。”他的语气极冷。

“翔泽……”

“很抱歉，”他打断父亲的话，“我可以恭喜你……”翔泽背向父



亲,继续将行李放入旅行箱中,“……但我没有时间可以听你唠叨。”

他扯住儿子让他转向自己,“她曾经是你的母亲,但她也是我的妻子……”

“我知道!”他怒气冲冲地大吼,“所以我要说‘我要恭喜你’……”怒睁的眼中有着说不出的悲伤,“妈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对妈说的,我对她说……‘恭喜她’,这下……她终于解脱了,不用再等爸回来,不用整天活在痛苦与煎熬的日子里。”他想起母亲的苦,忍不住颤抖着,“你想想看……她现在该有多轻松?”翔泽撇过头去,不想再看到父亲的脸。

“这是你对我的误解……”

他打断父亲的话,“如果妈等你的话……那我也会等你。”翔泽低着头,“从懂事以来,看着等待着你的妈妈……我心里怎么想的,你知道吗?”他抬起头将谴责的目光投向父亲,“如果换作是你,你会怎么想?”

被儿子问得一时语结,他无言以对,因为他确实亏欠他们母子。

“我不想活得像你那样,”翔泽用眼神质问他,为何他能够这样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呢?他想为母亲喊出她的怨恨,“如果不爱她,不论她是谁……”他停顿下来,加重了语气,“我都不会接受她,如果我不爱她……我就不会虚伪地跟她结婚。即使对方再怎么有钱有势,我都会靠我自己,我不会用女人当作我的跳板,你懂吗?”他很难过,“这一些……是我从你身上学到的。”

他长叹,因为孩子的母亲死了,他也失去了这个儿子吗?

“我不是为了钱才跟你妈结婚的,虽然我并不爱她,但是我相信结婚以后能够培养感情,只是没想到你外婆家的人全都认为我



是为了钱，这是我的自尊没办法容许的，毕竟当年我还年轻……”

翔泽冷笑着，“所以我说我要恭喜你啊，”他又将注意力放回行李上，“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会说你的成功是妈造就的，过你的生活吧，而妈从此……也可以解脱了。”他和父亲对峙着。

“晚餐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他合上皮箱，那个女人带着自己所生的孩子进来，“我没什么胃口，你们一家三口……慢慢享用吧！”翔泽提起行李，“我要走了。”

父亲及时抓住儿子的皮箱，“不能这样就走了，”他用着几乎是恳求的语气，“我知道你搭明早的飞机，不管跟朋友聊到多晚都要回来，吃过早餐再走。”

翔泽深深地看了父亲一眼，父亲眼中奇妙的闪光令他心软，于是他放开行李，走出门外。

“明天走？”永希觉得不舍，“你爸……一定很舍不得你。”

“舍不得？”翔泽看着吧台上的酒，他今天喝得较多，“刚才……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！”

“你为什么对你爸这么不友善……”

他不想回答她，在永希面前他总有保留，无法敞开心扉对话。

“其实，你爸……他有他的立场啊……”

翔泽觉得厌烦，“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不想跟你订婚吗？”

她有些尴尬，“你怎么突然提到这个。”但永希仍想知道答案。

他皱起眉看她，“你对我的事知道得太多了，更讨厌的是……你还装得自己好像……”永希的脸色大变，今天的他并没有心情去理会别人的感受，“……好像对我非常了解的样子，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心情？理解？”他自嘲地笑了，“不可能的！连父母都不能理解



孩子的心情，又有谁可以理解呢？除非亲身经历，不然不会懂。”

他过于坦白的语气令永希很难堪，“你喝醉了。”

“也许我是喝醉了。”他放软语气，本就不该迁怒于她的，“你不是说要当伦敦特派员？”

他还记得？永希笑了，这才是她认识的翔泽，他是个体贴女孩的英俊绅士，这也是她一直钟情于他的原因之一。

“何止是伦敦，我连火星特派员也想要当，那只是我的小小梦想而已。”永希想起刚才播报新闻的小错误，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握住 CNN 的麦克风？”

“至少你能慢慢实现你的梦想，有些人……”他忆起母亲，“……连梦想都没有。”他将手中的酒饮尽。

永希看着他感伤的侧脸，不知要怎样安慰他才好。

“喂，翔泽。”

他抬起头，“学长来了？”金贤达是翔泽高中的学长，目前是电视台的当红招牌人物，主持许多重要节目；他招来侍者，为贤达叫了一杯啤酒。

“明天就要走？”贤达也很惊讶，“那你还出来干嘛？今天应该留在家里，对你老爸好一点，他老了很多。”

翔泽很无奈，“为什么……我没有这种想法。”

“忘了吧，我从来也没看过能够随心所欲享受自己人生的人。”他很清楚翔泽的背景，“有时候……总会有些不得已的情况……”

翔泽不置可否，母亲才刚刚过世，要目前的他设身处地去为父亲着想，他还做不到。

甄善美在市场中穿梭，不论是什么时候，她脸上总是带着亮眼的微笑。

如阳光般灿烂的女孩，善美的爱心能在不知不觉中温暖每个人的心；她像那冬日煦阳般付出她温暖的笑容，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个从小就失去母亲照顾的孩子。

善美和父亲甄贵成两人相依为命，她是父亲心爱的女儿。

在工地做建筑工作的爸爸很辛苦，又不常在家，难得今天可以回来，她要煮一顿好吃的晚餐给爸爸吃。

抱着一大包食物的善美，微笑着走进宋贞淑开设的小超市，“阿姨，今天……我想做个鱼汤和凉拌豆芽。”

也许别人觉得善美只是长得可爱而已，但当她展露出她无邪的微笑时，这世上……没有比她更美的女孩。

“啊……这么孝顺。”贞淑轻抚女孩的笑脸，“你真乖啊。”随手拿颗糖给善美。

宋贞淑是个寡妇，与丧妻的甄贵成是多年好友，两家经常互相照顾，所以对善美也有一份养育之情。

善美总是觉得阿姨就像妈妈般地爱护她，虽然妈妈早逝，但有很多人爱她，她很知足。

贞淑常说女人可以一个人独自过日子，但却老劝善美的爸爸找第二任妻子。

“阿姨……”善美东张西望着，“佑振哥……他到工作室了？”金佑振是贞淑的独子。

“唉，本来以为退伍后就可以常常看到他，结果反而更难，说什么……要去比赛，总是为了比赛……每天都很忙。”

不在？“那……我要回去了，”善美嘴里仍含着糖，“阿姨……要记得来帮我尝尝味道喔！”

经过金佑振的工作室时，善美顺道开门进去。

没有人？她放下买来的菜……东找西找地，佑振的工作室乱得很，他的专长是摄影；看到暗房的门关着，善美想也没想就打开……

“谁啊？”佑振正在暗房冲洗照片。

“对不起喔……”善美赶快退出来，“我不知道你在里面。”

佑振随即跟着走出，“你应该敲个门吧！”

善美很紧张地问，“害你作品泡汤了吗？”她好抱歉。

“差点泡汤了……”他用双手摸摸她的脸颊，“而且被你吓了一跳。”善美是佑振最珍爱的小妹妹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回头捧来刚买来的菜，“为了表示歉意，我今天准备晚餐。”

“伯父要回来？”善美点头，佑振笑了，“那你……今天不是又有的忙了？”

善美向里头探看，“俊茂哥不在？”俊茂是与佑振共用工作室的学长。

“他去拍群山拍候鸟了！”他拿了外套，“来，快走吧。”

他最好是死了。

徐迎美狂乱地奔过村子的崎岖小路，削瘦的她跑起来像飞似地。她一步也没停地奔进医院，急诊室里躺着身上插满维生仪器的工人。

没想到他……也有这一天！徐迎美内心虽然存着令人心寒的恨意，但发软的双腿已撑不住地跪伏在工人身上，“爸……你怎么了？”释然的泪水和汗水在她脸上已分不清是悲是喜。

这么严重的伤，他……应该是没希望了；她将解脱了。

这是件悲剧，临时工被前部长骗了，因为没有领到工资而去抗

议,结果发生了意外,他的情况很不乐观。

甄贵成走到迎美背后。“呃……”他看着迎美,她的年纪就跟善美一样,贵成联想到自己的女儿。

徐迎美回过头,“就是你……”她站起来面对他,“把我爸害成这样的人就是你吗?”她的语气充满敌意,“他没有读书是错吗?他难道喜欢被骗吗,这么长的时间为洪部长做牛做马,结果……一毛钱也没有拿到……”她愈来愈近,几乎问到了他脸上,“如果大叔你是我爸的话,你不会去抗议,不会这么做吗?”

贵成点点头,“我明白你的意思,但是以公司的立场……”他只是建筑公司的代表,并没有多大的权限。

“把我爸救回来……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们串通好陷害他的?”迎美疯狂地大喊着,引起医院的人侧目,“你以为我会善罢干休吗?”她需要钱来生活。

贵成将手帕递给她,“你爸爸的补偿金不会有问题的,因为公司那边有帮他投保,至于……薪资问题,以我的立场……爱莫能助啊。”

只有补偿金?迎美倒在地上,“太过分了…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……”

“你母亲呢?”贵成递了条手绢给她。

“她回娘家了,在我六岁时……”母亲早就抛弃了她,“她一去不回了。”恨意变成一道寒光闪过迎美眼睛,随即又逝去。

“哭吧。”甄贵成觉得她太可怜了,跟善美一样,都是一个没妈的孩子,而现在的迎美却连惟一的爸爸也要失去了,身为一个父亲,他为她心疼。

“哭吧,憋住泪水会生病的……”惊讶于他的和善,迎美抬起头来看向这个温柔的大叔,贵成被看得有点儿不好意思,“呃,我自



己……也有一个今年要上大学的女儿……”他拍着她的肩，安慰着她。

对了，他本来答应善美回去吃饭的，这下子又要对善美食言了，他得赶快打个电话回家。

“你在这儿不要紧吧？”甄贵成拍拍迎美的肩，“我先……去打  
个电话。”

听见脚步声走远，徐迎美看着简陋病榻上的父亲，他渐渐地失去了呼吸，生命随着时间消逝从他身上流失。

“爸，谢谢你，”她冷笑着，“没想到你会这样替我解决学费的问题，这方法还真适合你。”只要筹到学费，就算父亲死了也无所谓，“我今天……会变成这样……都多亏了你……”她趴在他身上低语着，“跟你生活的日子里，我真的觉得好累，我希望从今以后……你再也不要醒来，因为……”她咬牙切齿地笑了，“我根本不希望你生活在一起。”

但是，迎美虽然笑了，泪水却不受控制地奔流在她扭曲的脸庞上。

佑振和善美两人一起回家，他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佑振已经习惯照顾善美了。她是一个体贴的孩子；他自动地帮善美处理麻烦的洋葱。

“好棒喔，你都不会辣吗？”善美崇拜地看着佑振切洋葱。

佑振是善美的偶像，从小到大他都对她很好，在她心中，佑振哥什么都懂。

两个人一起做菜，善美甜甜地笑起来，“阿姨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一定会说话……”她喜欢和佑振一起。

“说什么啊？”

“两个人单独在家啊……”善美丢下手中的豆芽，皱了皱眉，“阿姨她……有点儿古板。”她可爱地撇撇嘴。

佑振不以为意地笑了，“那是她不清楚状况，我和你就算用绳子绑在一起，也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怎么这么说呢？气闷的善美嘟起嘴来，“那……是你吧！”小声地反驳着。

佑振愣了愣，正好电话响了，善美从厨房跑进客厅接起电话。

“喂？哪位……”善美惊喜地说，“爸……”

贵成向善美解释了不能回来的原因，“善美，对不起，出了意外了……”

善美的脸垮了下来，“什么？又这样……又不能回家了！”她抱怨着，这一次又得好几天了，“每次都这样……”她哽咽的声音让贵成担心她是不是哭了，“我又没有哭……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”其实她真的快哭了。

佑振上前接过电话，“伯父，我是佑振，不能回来啦！善美她……没有哭，工作完再回来吧！不要太劳累喔！”佑振挂上电话。

“他那边……”善美很沮丧，“他那边……好像有人……要死掉了。”

人只要努力，连老天都会帮助她，就算没有学费，她也从没认真考虑过钱的来源，有了补偿金再加上房屋押金，她就可以远远地离开这个村子。

迎美本就是漂亮的女孩，即使穿着一身孝服跪在灵堂也很引人注目，有一种凄美的联想，她背对着甄贵成，他的同情也许可以替她争取更多补偿金。

有甄贵成帮助她打理着父亲的后事，替她省了不少麻烦，除了



阿姨来探望之外，也没见到什么认识的人。

“你老爸过世了？你这样子蛮像孝女的。”

迎美发现了裴仁修，他是村子里的流氓，也算是她的男友，每回她被喝醉的老爸毒打，裴仁修就是她投靠的地方。她赶紧离开灵堂，不想让甄贵成发现，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岳父大人过世了，作女婿的应该来看看嘛！”他轻浮地扯着她的丧服，“你穿丧服看起来很有性感……”迎美甩开他的手，“怎么？你不只外表穿得像孝女，连内心也变了？干嘛！看他死了，突然觉得他可怜了？”

她是变了，迎美在心中想着，她要抓紧这个机会离开，就像雄鹰飞到天空展翅高飞，朝着目标前进，今天以前的种种……都将成为过去，她绝不能再跟一个混混牵扯。

“好了，我得进去了，改天我再跟你联络。”她往回走。

裴仁修跟着她，“你不要对我这么无情好不好，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中，你想想你身边还有谁呢？你爸爸也会把你托付给我吧。”

“命贱……也应该看看自己有几两重。”她不屑地看着他。

“我呸。”裴仁修吐了口口水在迎美面前，“命贱？”他怒瞪她。

她不怕他动粗，迎美抬头挺胸面对裴仁修，“我要离开这里，在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事情，我都装进了我爸的棺材，脱掉丧服以后，就是全新的我了，今天以前的我……全部都要抛开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她厉声地嘶叫着，“以后我们在路上碰到，我不认识你；就连我爸活过来，我也不认他。”

他震惊地看着迎美，“你疯了。”

“我疯了，我活得太痛苦，所以疯了，我为什么拼命地念书，难道你不了解吗？”就是为了离开这个村子，离开这个地方。

迎美冲进厕所，面对镜子，她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缓缓地绽露出



微笑,那种令人发颤的笑容在身着孝服的她脸上显得十分突兀。  
她,绝不属于这里。

